



太

109



12
3317
10



門 12
3317
卷 10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禮

易萃。王假有廟。

王者萃合人心總攝眾志至大者莫過於宗廟有廟則萃道之至也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胡炳文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己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臣按郊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物之生。一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

昭和十八年
五月二十六日
購求

以收一家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一家之心不散則彝倫攸敘九族既睦倫理以明恩義以篤由中而達外莫不興其水木本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矣。

虞書肆

遂也

類于上帝。禋

精意以享之

于六宗。望

望而祭之

于山川。

徧

周也

于羣神。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商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傳說進於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祖己曰。嗚呼。王司

主也

敬民。罔非天侑。

嗣也

典祀無豐于昵。

也近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傳說戒其黷于祭祀蓋因其失而正之也。古大臣事君以道其君祀神少有過豐即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况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後世人君往往昵嬖倖奉邪術一時大臣不敢一言以形於奏牘甚者從而開導慝愚之為之營規制作讚頌其傳說祖己之罪人歟。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也。盛禮也。祀于新邑。咸秩也。序也。無文也。祀典也。

蔡沈曰。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

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脩身恤祀。敬

呂刑。王曰。乃命重也。即義也。黎也。即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

后之逮在下。明明也。顯明之理。棗常也。葬常之性。鰥寡無蓋。無有蔽蓋。

臣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神怪之興。皆

於衰亂之世。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

元之彌勒佛出世。皆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

制為祭祀之禮。秩乎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絕

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

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在地之民。所謂絕

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

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

保邦國。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

臣按五禮以吉為首。謂之吉者。祭祀有受福之禮

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為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者。土與火相生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為之位也。山川邱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也。長正也。貞一

曰順祝。天人和同。納於大順。二曰年祝。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三曰吉祝。吉無不利。

四曰化祝。化被六極。五曰瑞祝。天不愛寶。形為上瑞。六曰筮祝。龜筮不違於人。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

曰攻。六曰說。

辨六號。易其常名。以為美稱。一曰神號。上帝。二曰鬼號。祖曰皇祖。三曰

示號。地曰后土。四曰牲號。牛曰一元。大武之類。五曰齋號。黍曰薺。合之類。六曰

幣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

侯方祀。非境內不祭。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

士祭其先。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方祀。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

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

莫敢舉也。有其舉之。

已脩之壇。

已正。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不祀河。甯武子不祀相。皆變舊俗而趨之。

正於禮為得。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朱熹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下者。這一箇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臣按祭祀之禮在上可以兼下在下不可以僭上。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天子繼天出治所治之人民土地皆為所有。凡在天成象若日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邱陵之類。人生其間若先代聖君賢相名臣烈士之類。其精神氣魄皆與為流通貫徹。吾一念之誠既立於此則彼雖久遠莫不翕聚於盼盪之間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苟縱欲敗度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吾之精神既不孚於冥冥之間神之氣類亦不形於昭昭之際。朱子所謂

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有必然者矣。彼昏狂之君謂祀無益謂神無能為而荒誕者又馳心冥漠蠹財勞民以從事乎鬼教二者均失焉。惟禮所得為者為之斯為中道矣。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

輜車索也而行事。

未葬之前

屬紼於輜祭天地社稷須越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不以卑廢尊也

臣按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

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臣竊以為後世人君於柩前即位。喪服以月易日。事事皆從吉矣。何獨於祭祀必拘古制乎。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表列地利。祖

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風雨節寒暑時。禮行於社。而百貨可

極焉。地不愛寶。物無遺利。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天下皆知服孝慈之道。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貴賤之禮各有制度。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澤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

齊則於物無防也。者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古論齊戒莫詳於此。散齊七日以定之。節祭義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三日以齊之。節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

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古人致齊其嚴如此。後世齊戒。唯禁飲酒茹葷御內。而於聲樂則未有禁焉。當大宰告戒之時。殿廷尚為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有鼓琴博奕。以為毋犯於齊。殊非古人齊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脩其五教。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官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史嚳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

衛遷於帝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言杞鄫乃

夏之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也。禍

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穀梁傳曰。官室。謂齊宮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

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

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臣按。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禮制。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

社稷山川等壇。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洪武間。凡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古之刑官。不使與祭。况兵又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達幽明之交也。

朱熹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人之禍福。皆是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詔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况帝王實受天命。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

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閒隔。禮所不載。卽神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卽爲淫祀。淫祀無福。禮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覡。奸人乘閒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旣行。則其爲禍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卽有。當無卽無。

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源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眾者。皆誅不聽。其慮深矣。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

臣按朱熹所上封事。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也。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

祀上帝而謂之類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祀典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上帝之祭。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而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

說始於周禮。雖曰順陰陽分高下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况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以為瀆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至日。蓋周以建子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從虞。又

何不可。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不經。矧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國初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圓邱。夏至祀地於方澤。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為合祭之禮。以正月行禮。凡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矣。

周禮大宗伯以禋精意以享曰禋祀祀昊天上帝。天與帝一天言其體帝言

其主

胡宏曰。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

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指其方兆則謂之郊。其實一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陳澧曰。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祭者報天之大事。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主焉。天秉陽。日者眾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

報本反始也。祭祀所以報本反始郊祀上帝而以祖配又報本反始之大者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

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

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

言是也我朝合為一祀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

常行。以上通論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言

郊祀幣玉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犢也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猶用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

牛惟具。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飾謂設巾

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共八尊也大

祭三貳。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

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也二曰醴齊。醴體也成而上

下一體滓三曰盎齊。盎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四曰緹齊。成而

紅赤五曰沈齊。成而滓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

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曰昔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以上祀天。醴齊粢盛。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卬也。盛于豆。木器以薦菹醢。于豆于登。瓦器以薦大羹。其香

始升。上帝居歆。上帝已安而享之言應之疾也。

臣按。謝枋得謂。天地閒。惟理與氣。鬼神無形與聲。惟有理與氣。在冥漠之閒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醑必芬芳。用椒用桂。

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

郊特牲。器用匏陶。瓦器物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以象天地之性也。

筮簠之安。而蒲越藁鞮之尚。皆藉神明之也。明之也。神明之也。祀天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文武受

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

也。安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食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莫非其德之至。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所奏之樂歌也。配祭者。既有樂歌。正祭者。豈獨無之。臣不揆愚陋。取詩序。

舊說載昊天有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

之樂歌。以上祀天樂章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旻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鄭元分爲六天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繆妄不經莫此爲甚。王肅引經傳以排元失併

園邱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亦非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

馬端臨曰。舜初攝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伐夏。用元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伐殷。告于皇天后土。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

無祀五帝之樂章。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者。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

臣按先儒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漢儒不明此義。乃為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天皇太一。五天帝

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為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非大道之所寓也。以此為上帝尊稱。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况上帝乎。唐元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所譴耶。明聖之主。

尚其正之。不可諉為異教之徒。自相崇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尊敬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以父祀天之禮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歲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

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尊之也。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親之也。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為之壇。其後乃合祀共為壇於南郊。其上則屋之。蓋泰壇明堂為一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同義。行。昭合無間。是蓋以義起者歟。以上論明堂

漢武帝元光中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邱。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祀之。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承文帝宣室鬼神之間。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

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雖已親祠。未有定時。武帝始定三年一郊。名雖本於周。而所行之禮所祀之神。乃用方士之說。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一代創制之高帝。曾不得配享於天。可慨也夫。成帝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中。初制郊兆於雒陽。采元始故事。爲圓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

境。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官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郊祀天地。乃祀雍五時。及甘泉太一。汾陰之類。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三君者親郊頗多。其他則領之祠官。脩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邱於雒陽。以高帝配祀。始復古制。雖其采

元始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此禮一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以土漢朝郊祀

唐元宗天寶中。敕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元元皇帝於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謂之三大禮。楊復曰。禮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告后稷也。蓋郊事尊祖以配天。故先告后稷以將配天之故。

臣按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元元皇帝於太清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宋人因之。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夫郊祀之禮。見於虞書。詳於周禮。禮記。此唐虞三代報本反始之大事。先告祖廟。致齋行事。此正禮也。唐宋乃用青祠。設素饌。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行事。此何謂哉。以瀆亂不經之邪說。雜於聖人報本反始之禮。而欲上帝居歆。靈貺饗答。難矣。

宋皆合祭天地。惟元豐六年一郊。不合祭。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人。

蘇軾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示。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略地示。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上帝。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示在焉。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秦漢以來。儀物

滋多。非復古之簡易。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文武官廕補親屬。非周禮也。百官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我朝郊祀。無歲不行。凡肆赦廕補賜賚。一切革去。惟務牲幣潔虔。齋戒嚴肅。實萬世不易之典。

以上唐宋郊祀

○宗廟饗食之禮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文祖堯始祖。廟堯終帝位而舜受之也。

臣按此萬世人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廟親盡則遷。有德則不祧。毀故可以觀德。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詩。雝雝有來。雝雝也。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也。維辟公。天子穆

穆。於薦廣牡。大牲。相子肆也。陳也。祀假也。大也。哉皇考。文王。綏予孝子。

武王自稱

臣按此諸侯助祭之詩。今天下落憲都邑。卽古五等諸侯。請凡遇朝覲歲。皆與助祭。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太宗伯。以肆獻裸。古灌字。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

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吳澂曰。肆獻裸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祠禴烝嘗四時祭名。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為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薦新為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爲昭穆也。周有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爲言也。夫宗廟有迭毀

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爲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

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永義侯桑世傑十二人配享太祖以河間忠武王
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恭靖公
姚廣孝四人配享太宗中山王以下十二人皆武
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臣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所以七廟
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
廟四而七章元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
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

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是若從諸儒
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
侯五廟又何別乎况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當作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
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彘嘗麥先
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季冬
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四

時各有新物。必先獻而後食者。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卽此制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天道三月一變。故準此為時。祭舉春見夏

舉秋見冬。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

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五其字皆

指親言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太常寺官奉獻於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

稱諱如見親。

聞名心瞿

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臣按本朝每遇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

官於各陵行禮。至日。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

也。

祭統。夫祭有餽。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

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

臣按昔朱熹嘗欲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折衷為天

子祭禮。其書未成。屬其門人黃幹。楊復。次序分類。

今其成書具在也。臣謂古禮今世雖不能盡行。然

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不可使其泯滅不存。况禮

為六經之一。乞詔儒臣假以秘閣之書俾其參考

編類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國家有稽古禮

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焉。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陳道祥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

則祭不至於疏忽。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

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

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

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

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漢明帝始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既久。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臣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牲祭。夏秋冬則禘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齊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閒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卽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禴秋嘗冬烝。則先期各於其

廟告以時禘之意。至日各迎其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至於大禘大禘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古制。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禘。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冬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

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以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

祖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大禘則太

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

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

失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爲太祖然宋之太

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稱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意若夫祭天

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庶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

古禮可行之今乎。

漢明帝永平中。幸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帝王

此始

臣按明帝此舉亦不爲過。但感時追慕。率臣下以

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

何居。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

乎。然聖人事死如事生。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豈謂

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耶。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

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宋初。春秋命宗正卿

朝拜安陵以太牢奉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土冬

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

少牢一獻。

臣按土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

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三幸長安。皆有事於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土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行於春秋。歲以為常。我朝歲凡三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

日則惟遣駙馬。百官不與。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臣以為但為之制。不可盡備。宜視歲享而攝殺一事。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得古人起禮之義云。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

言社則稷在中。六經言社始此。

詩。大雅。綿之。詩曰。迺立冢土。

大社。戎醜。大攸行。動大眾必事乎社而

後出

臣按國家大事。在祀與戎。故人君建國。必先立社。

欲有兵戎之舉。必有事乎社而後啟行。爾雅所謂
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者。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社稷

此始

陳道祥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祗。稷所以祭五穀之神。
社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
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
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謂壇與壝。壝。壝也。而樹之田主。

山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臣按或問朱熹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熹曰。以
木為社主。使神依焉。是三代以前之社。皆以木為
主。後世乃易之以石焉。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春祭祈雨。秋祭報功。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

此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右者地道所尊。故右社稷。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此一里之祭。後世命民主里社。始此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

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方慤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自

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

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

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

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

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

陳澔曰。薄作亳。於周為亡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

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

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

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

國主社。示本也。卿大夫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祭土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在庫門右王自為立社曰王社。

在藉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祭天下地祇。王社祭京師地祇。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

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眾多。不

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上尊。稷五穀之長。故

封稷而祭之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

也。王者立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

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臣按先儒胡宏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周禮別無祭地。示及祭社之說。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楊復謂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所祭者一里之地。曰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

可以言之。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大抵社所以祭五帝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始用石主。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以土社。稷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

實牛。柴上。

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謂祭日月星辰。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為壇坎而祭。遇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又祭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天子躬行焉。本朝郊祀天地。設為四壇。而

遣官分獻於大祀殿之前。以上祭日月星辰

大宗伯以禋積柴實也燎積柴實也祀司中司命。覲師雨師。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司民制民之生死。司祿制穀之凶豐。

臣按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覲師雨師亦以為星。蓋以洪範星有好風好雨好風箕宿好雨畢宿也。臣謂人間有此物則必有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必指為某星。則泥矣。風為箕。雨為畢。可矣。後世所祀之雲雷。又指何星以主之。本朝郊祀設星辰二壇。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為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陳澔曰。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祭寒暑者寒暑一來一往。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送寒。

臣按本朝春秋祭太歲及四時月將。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四時之令分於月將。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

唐天寶中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未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祭於羣望。以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後世祀雷始此

臣按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戊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小宗祀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祀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祀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爲一壇。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雲皆前代所未

嘗祀者也。夫雲興雨霑既祀雨而獨遺雲可乎。時形於兩閒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遼絕於千萬里之外者皆入於望祀而宸居所涖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五章乃王祀四望山川之服

臣按四望以五嶽四鎮四瀆乃天下山川之大者。天子不能親臨其地故遙望而祭。若夫山川則各隨其地而祭焉。本朝既各為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專祀之。初春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天子躬獻於其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天下藩府郡縣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涖所在祀焉。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月令。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元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四海惟東北濱中國。南海北海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

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以祭之可也。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今日建都於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况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

西在於秦隴西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
 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
 為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
 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今京師東北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詩且古爾青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
 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
 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
 有能潤千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於千里。

漢劉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

以衡山遠以

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帝

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
 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
 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
 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
 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
 視子男也。

漢宣帝詔曰。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
 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祀海
始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
無間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元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止
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隋始祀以冀州霍山為中
鎮。是為五鎮。

唐武后時封華嶽為金天王。元宗開元中封東嶽為天
齊王。天寶中封中嶽為中天王。南嶽司天王。北嶽安天
王。又封四瀆俱為公。又封四海俱為王。五鎮俱為公。

張栻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為靈者以其氣之所

蒸能出雲雨澤萬物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
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
掩如此後世亦有山川之祀而人其形字其地則其
失也久矣。

宋真宗加五嶽帝號。東嶽曰齊天仁聖帝。南嶽曰司天
昭聖。西嶽曰金天順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
崇聖。

陳淳曰泰山在唐封為天齊王。宋以東方主生加仁
聖二字。封帝。帝一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
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

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耶。泰山魯封內。惟魯可以祀。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不相干涉。而在在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本朝洪武中。太祖詔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會。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以土山川之祀

太祖敕封鑒察司民城隍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州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則不知也。茲於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

臣按城隍之名不經見。史亦不書。惟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則在唐已有矣。顧名思義。是神乃城隍之主者。聚一方之民。而為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所以神歟。國初。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後又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又設為廟宇。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封其神為鑒察司民。意或取此。以上城隍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經傳言祠兵始此

公羊赤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皆習戰也。

臣按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為兵祭禱於所征之地。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六纛之名與祀始此

臣按我朝於山川壇側。設為旗纛神祠。每歲春秋。

遣旗手衛官致祭。又命天下軍衛皆為立祠。遇有
征行則取旗以祭。班師則仍以歸藏焉。夫行軍以
旗幟為主。而六纛者旗之大。故以是名祭云。此言
旗纛

祭之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月令。春其祀戶。在內而奇祭先脾。夏其祀竈。火用事祭先肺。中

央土。季夏事其祀中雷。祭先心。秋其祀門。在外而偶祭先肝。

冬其祀行。祭先腎。孟冬臘五祀。周官天子亦止五祀儀禮士亦五祀則五祀無

尊卑隆殺者也

臣按周禮儀禮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謂門

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魏皆祭

井不祭行。自鄭元有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

皆以時享祖宗時並祭之。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

祭其一。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夏季土旺

日祭中雷。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

令臘享五祀也。又親王來朝之國。設祭於承天門

外。雖曰門祭。即古人軼行之祀也。是本朝五祀。蓋

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為國立五祀。五

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鄭元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眾也。大夫眾多。其鬼無後者眾。故曰族厲。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臣按厲祭自三代以來有之。本朝洪武中。命天下京都王國府州縣立壇於北郊。頒祭厲及告城隍文。與壇式於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望。冬

十月朔也。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

祭司嗇也。祭百種。司百穀種之神以報嗇也。報其教民稼穡之功饗農之

田峻有功於民者及郵。郵亭舍表。啜。標表田畔相連啜處造為郵舍田峻居以督耕禽獸。

貓。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

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為猫虎尸也而迎之

祭坊與水庸。坊隄也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受水亦以洩水事。為農事之備也。曰。祝

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其壑。水歸則無汎濫昆蟲。毋作。起也

草木歸其澤。不得生耕稼之土也

臣按八蜡之名。鄭元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啜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張載謂昆蟲不

當祀而以百種足之。陳祥道則以貓虎爲禽獸。觀下文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啜禽獸。曰主曰祭曰饗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古者田峻之官及郵表啜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禽獸者良是。然禽獸不止貓虎。凡食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昆蟲特祝辭中語。祝其毋

作。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爲正。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陳澔曰。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孔子言百日之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臣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

周曰大蜡。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本朝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藉田相為始終。當夫春作方興之始。既舉藉田之禮。祀先農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報先嗇於冬。而又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舉先王莫大之禮。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以上蜡祭

○內外羣祀之禮

書。舜典。徧周于羣神。邱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騶辜祭四方百物。吳澂曰。狸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騶辜者。披牲胸中。騶磔之曰辜。禮記。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下文復歷敘自古君臣有道功庸者以實之。後世廟祀前代帝王以其功臣從享。蓋出於此。本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

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
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以風后力牧臯陶夔
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
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
亮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
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
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君臣同德始終一心
者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純德
鉅功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
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漢高祖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
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
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
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唐天寶中敕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
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

皦以蓐收配。顓頊以元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

仲義叔配。虞舜以夔龍配。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

致享。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

氏。有巢氏。燧人氏。祀三皇及三皇以前帝王始此

代宗時。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從刺史元結之請也

宋太祖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

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帝。各

給守陵五戶。長史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

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

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唐元。肅。憲。

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

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

順。沖。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畱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

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

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

樵採。

臣按宋祖於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致享。可

謂忠厚之至。但其品第。有未盡善。第一等十六帝。

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第二等之曹操。以篡得國。

未即帝位。而列於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弒。無復

人理而預於景武元憲之列。則無別矣。至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獨遺南朝者。是時吳蜀未平也。此舉雖為崇奉帝王而設。然品第之間。寓抑揚之意。後之人主。可以鑒矣。我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脩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媯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

世祖。凡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民者也。

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元宗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祀宇。量事致祭。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此

臣按所謂忠臣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產燕樂毅趙蔭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七人。周太姜太妊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

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

宋太祖詔曰。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勲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元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勲德高邁。爲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

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塚二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採。

臣按宋有司所品第功臣烈士。皆據其有冢墓存者爾。歷代勲德之名。固不止此。其所品第。亦非萬世公論。

真宗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致祭。

臣按唐以前並祀周公。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

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庶於報祀之典為稱

神宗詔曰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以上忠臣烈士之祭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諡本朝始詔革之其然詔略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

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請罷不應禮者四百七十五所天子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庶人之家尚不欲絕種祠繼嗣所傳祭者况於國乎

胡寅曰劉向資氣精忠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舊習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豈當據以為實也谷永有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

類以永詔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使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

宋哲宗時。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在祀廟。略敘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臣按天下神祠多矣。有一方專祀者。有天下通祀

者。專祀者。俾有司考其有何功烈。有何靈驗。始於何代。詳著其姓氏爵位。及歷代有無封號。其通祀者。惟於所生及遊宦之地。詳其始末。其他處則著其建置祠宇歲月。及在此靈應之跡。命祠部輯爲一書。以備稽攷。

徽宗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臣按徽宗之世。崇尚神怪。顧乃加毀神祠。其時雖非而所行則是也。朱熹謂後世有箇生的神道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畱泰伯。伍子胥廟。

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這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可見鬼神不能自神。神不神由人心之向背也。

○祭告祈禱之禮

書。舜典。正月上日。朔受終。堯終帝位之事于文祖。堯文德之祖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三昭三穆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月正元日。朔舜格于文祖。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焉

大禹謨。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速也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文帝即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於高廟。

光武即位。為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神俱從。

唐高祖即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於南郊。

宋太祖即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臣按國家之事。莫大於受終。繼天命以出治。承祖宗而踐阼。必行告祭之禮。堯舜禹湯周武皆然。秦漢以來。乃有行不行者。崛起之君。出於草創。繼世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為則。攝位之初。既告文祖。徧祀羣神矣。堯喪既畢。復於文

祖之廟而告焉。竊意告祭之禮。宜於嗣統之初。遣

禮官告於郊廟社稷羣望。分遣近臣徧祭天下羣

神。迨夫喪畢。特於常祀之外。如舜格文祖。擇日躬

詣郊廟。庶合舜典之義。以上告即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牲帛祝號次第于山

川。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

祖。用特。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

出。宜乎社。造乎禰。類宜造皆祭名也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

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朝至

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

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成王從鎬京至於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

臣按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廟之

祭。意是時宗廟猶在於豐。廟宇雖成而未遷主乎。

以上營都邑儀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

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

命北面史者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

而舍釋也奠於其廟示歸美也以

周禮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

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先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行師於

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所遷昭穆以上之廟一主也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未有當毀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孔子

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

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

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

貴命也

臣按先儒謂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

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主也以土師行之儀

春秋左傳曰龍見建巳而雩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此

禮記月令仲夏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

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饗帝雩所以祝饗所以報

祭法雩宗雩而曰宗尊也祭水旱也雩以祭旱兼言水者雨

臣按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迭奏。歌呼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上達天聽。庶其有聞。垂憫念而降雨澤耳。後世此禮不傳。遇有旱暵。假異端之術。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刼制之。可乎。臣請於郊兆之旁。擇地為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革異端之邪術。復古人之盛禮。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大雩之祭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元鳥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

禘。先禘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

弓鞬。弓衣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為禘

禘祈嗣之候

臣按聖王制郊禘之祀。以為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或有所聞。而有感格之祥。後世信方士之惑。設素饌。投青詞。固不知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古者祀高禘於郊壇。使后妃嬪御。涉於祭天之所。亦覺褻瀆。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為禘壇。中設帝位。以

高禘配庶於禮為宜。以上高禘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合眾神而祭上帝及四望。

小宗伯。大戕。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凡

天地之大戕。天戕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戕謂震裂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大祝。掌六祈。三曰禱。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四曰禳。春秋祭禳之類

春秋。左傳。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

取誣焉。天道不詔。一作信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

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

之何損。天子既封。封域之內。無所不備。而封內

宋朱熹言於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

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

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

偃僕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滋養潤澤於義。既

無所當。又其牲牢服器。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

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歲時祈禱。遂不復

祭於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習俗相承。

莫知其繆。以上崇祭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公為三壇同墠。除也為壇於南

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珪璧所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史太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遘遇厲惡虐暴疾。若

爾三王是有丕元也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錄其文敘其事

藏於金滕之匱

臣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頤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理否。熹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吁。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不然。則流於王莽之僞矣。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祈報之事。掌以

時招招取梗禦捍惡禴除去見禴之事。以除疾

殃。

男巫。春招招吉弭去禍以除疾病。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災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禴禘禘禘。無不與焉。其要在通鬼神而已。故孔子論人不可無恒。以巫醫並言。孟子論術不可不慎。以巫匠並言。蓋以禱于上下神示其責尤重也。後世巫不設官。而禴禘禘禘。則未嘗廢。

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而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為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為之。世儒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五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為幻誕。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以上禱疾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難也。搜也。室毆疫。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裂攘。除。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漢志。先臘一日大難。以逐惡鬼於禁中。

臣按儼法始於周禮。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為之。以其出入禁掖為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遣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請酌漢唐之制。俾內臣為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大儼

隋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語。以為古封禪七十二

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為正。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元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祛

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守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以上封禪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學者文德之地。故以

告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之長習舞。釋菜。仲丁。又命

樂正入學習樂。釋菜用丁
文明之象

文王世子。禮記
篇名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漢以來祀
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尊崇孔
子始此

臣按平帝時。政出王莽。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
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謂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豈一言一行之善。可以
節惠立謚哉。然則不加謚號。將何以稱曰萬世之

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
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祀孔子弟
子始此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

配。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祀
孔子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太學

晉武帝詔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釋
奠始此

南宋文帝元嘉中。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

六佾。宜設軒懸之樂。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
此。迨明成化中。加八佾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有司薦
享始此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

大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朔日行禮

始此唐高祖武德中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

致祭。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至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始詔國子立廟

太宗貞觀中房元齡議武德中詔釋奠太學以周公為

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

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

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孔子為先聖顏子為

先師始此又詔皇太子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

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

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主簿

為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

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又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

子慎何休王肅主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

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

堂。先儒配享始此

大學行義補遺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後又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追贈孔門弟子始此。以曾參配享亦始此。元宗時。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邱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者。親炙莫如十哲。七十二賢。傳授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舍是不錄。而皆取於說經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焉。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日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賅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

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議緯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其素履當見擯於洙泗。今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弟子除顏淵外。反不得與。李元瓘懇懇言之。僅得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因佛教入中國始有也。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在唐前已有矣。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誅之。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國初首建太學。聖祖灼見千古之非。

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夫國學廟貌。非但爲師生瞻仰之所。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從祀諸儒。皆前代縉紳。或當代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或謂旣已搏土爲之事。之爲聖賢。一旦毀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面貌。苟有毫髮之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

開元中。追諡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充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始此

臣按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諡。然文之爲言。諡法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諡之。固亦幾矣。若宣之爲宣。諡法之美。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盡吾聖人哉。况唐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諡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未足以稱其德。彼

區區荒誕之稱。何足爲聖人輕重哉。

宋真宗咸平中。追諡孔子爲元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皆爲公。邾作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邱明以下爲伯。尋以犯聖祖諱。改元聖爲至聖。

臣按真宗詔有司。討漢唐褒崇先聖故事。初欲追諡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元聖。蓋以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莊子曰。恬澹元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義所可盡。諡之有無。不足輕重。况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

矣。又以犯其祖諱而改之哉。

仁宗時。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臣按太祖國子祭酒誥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大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曰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

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臣請如舊制。主祭遣內閣大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或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合太祖誥詞盛意。

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韓愈。

並從祀。孟子配享始此。自唐以左邱明。二人從祀。至是始以荀况三人從之。

徽宗崇寧中。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

章。宣聖用天子冕旒始此。

大觀中。詔躋子思從祀。

理宗淳祐中。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又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周程張朱

從祀始此

度宗咸淳中。以顏回。曾參。孔汲。孟軻。並配孔子。升顥。孫

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顏曾思孟配享始此

元成宗大德中。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中。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中。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鄆國宗聖公。孔汲。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必避讓於冥冥之中。不自安於堂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

而抑父。夫學宮將以明人倫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會哲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如之。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以曾子配。否則立一廟於

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於此。

洪武中。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臣按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則在宋已有矣。其行禮當以朱氏言爲則。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澂從祀。

臣按國家以先儒從祀孔廟。非但崇德蓋以報功也。是以宋時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爲請。近

日亦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爲言。而議者皆不之從。以其無功於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况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請革其祀。而至今猶列祀典。豈不以弼等雖德行有虧。然弼有功於易。預有功於春秋。聖有功於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自是之後。益以荀况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加以董仲舒許衡。本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

著大學衍義。激著諸經纂言。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楊時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宋金分裂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閒。不復知有程氏之學。時載二程之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於世。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况。宗旨老莊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並祀孔廟。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熊禾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

大學衍義補遺 卷六
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周立四代之學，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以配享。此天子立學之法也。如禾不言，則道統益尊；三王不泯於鑿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本朝京師歷代帝王廟，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禾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侑舞，一如文廟。春秋遣官致祭，如祀孔子，兩太學

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祭鄉先生於社之文。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鄉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辛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嫌。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列之羣祀。咸秩無文。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元宗開元中。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自古有發命大司徒。教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孫吳以降。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

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臣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